

倒退嚕

父親在院子裡走路的樣子，讓志遠愣了很久。

那不是正常人走路的方式。正常人走路，是把重心壓在前腳掌，身體微微往前傾，眼睛盯著前方，像每個人一生都在做的事——趕車、趕業績、趕著不要被落下。父親是倒著走的。

他推著那架鋁製助行器，輪子在水泥地上發出細微的摩擦聲。他慢慢地，一步一步往後退。腳跟先著地，再是腳掌，膝蓋微彎，整個人像是被什麼無形的東西從後頭輕輕拉著，緩緩退回到他來的地方去。

台南的三月，空氣裡還殘留著冬天的濕冷，但陽光已經有了重量。院子裡的龍眼樹還沒掛果，葉子綠得發暗，風吹過來帶著一點鹹，那是從安平方向吹過來的海風，夾雜著蚵仔殼曬乾後的腥味。志遠站在鐵門口，手裡提著從高鐵站買的鳳梨酥，紙盒被汗水浸得有點軟。他就這樣看著父親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喉嚨裡像塞了一團濕棉花。

「你阿爸在做復健啦。」阿姑從廚房出來，手上還沾著洗潔精的泡沫，聲音壓得很低，好像在解釋一件不需要解釋的事，「醫生說倒退走對中風的人比較好，可以練平衡，啟動什麼神經迴路。他每天早上走三趟，雷打不動。」

父親沒有回頭。他大概聽見了，或許沒聽見。他的耳朵現在有點背，左邊那側身體雖然恢復了知覺，但反應總是慢半拍。他繼續一步一步，往後退，退到龍眼樹的影子裡去，又退出來。

志遠盯著他的背——那個背，比印象中更窄了。以前父親的背寬得像一面牆，能擋住夜市的風，擋住客人的罵聲，擋住生活的雨。現在，肩膀往下垮，脊椎的弧度像一棵老了的樹，往一側微微彎去，襯衫空蕩蕩地掛在身上，風一吹就貼在骨頭上。

那個背，他認識。他認識了三十八年。

§

在志遠的記憶裡，父親永遠是那個背影。

家裡的客廳後面就是夜市。不是那種觀光客去的乾淨夜市，是台南在地人會去的，地面油膩膩、電線像蜘蛛網一樣垂下來的舊市場。父親的攤位很窄，大概就是一個人張開雙臂的寬度。鐵板在中央，左邊是蛋和蚵仔，右邊是甜辣醬和番薯粉。

父親站在鐵板後面，整個人被油煙圍著。夏天的時候，攤位裡溫度能飆到四十度，汗水順著他的脊椎溝流下來，浸濕了內衣。他看起來像是廟裡的神像，被香煙薰得模糊了，看不清楚表情。他工作的時候從不轉身——左邊拿蛋，右手鏟，往後退一步加醬，再退一步，把做好的蚵仔煎推到前頭。這樣來來回回，在那一方小小的鐵板前面，永遠是背對著人群，面對著火。

志遠小時候不懂，以為所有的爸爸工作都是這樣的，背對著自己的孩子，面對著什麼旁人看不見的東西。後來大了才明白，那不是別的，就是生活。生活就長那個樣子，窄窄的，熱的，油膩的，要你永遠退著走，永遠沒

辦法轉過來看看身後的孩子有沒有跌倒，有沒有哭。

國中的時候，班上有個同學叫柏翰，他爸爸是醫生。柏翰身上有一種志遠說不出來的氣味，不是香水，是那種從小被好好養大的氣味，乾淨的，稍微貴一點的洗髮精，還有一種從來不必擔心錢的從容。志遠那時候很恨自己身上的味道。不管怎麼洗，他總覺得自己還是帶著夜市的油煙味，帶著蚵仔的海腥味，帶著番薯粉糊在衣服上那種淡淡的、說不清楚的氣味。

有一次體育課換衣服，柏翰皺了一下鼻子，問：「你是不是家裡開餐廳的？」志遠臉漲得通紅，說沒有，說是去吃宵夜沾到的。那天回家，他在浴室刷了半個小時的澡，用菜瓜布用力搓皮膚，直到搓紅了為止。父親在外面敲門，問說水費很貴，省一點。志遠沒應聲，把頭埋在水裡，聽著水流聲，覺得自己像一條洗不乾淨的魚。

有一次段考考了全班第一，老師要他上臺，說你爸媽一定很驕傲。他站在臺上，聚光燈打下來，熱烘烘的。他想到的不是驕傲，是那天早上父親送他出門的樣子——圍裙還沒有脫，手上還有醬料的痕跡，站在門口說「去啊，好好考」，就這樣，連再見都沒說完整，轉身就回去顧火了。

志遠那時候就決定了，他要離開。不是離開父親，是離開那個味道，離開那個窄窄的、一直在退的世界。他要往前走，走到一個沒有油煙、只有冷氣的地方。

他考上了台大。

那年夏天，父親把攤位交給表叔顧了一個晚上，全家去吃牛排。不是路邊的那種，是真正有桌巾的餐廳，刀叉擺得整整齊齊。父親穿了一件他平時捨不得穿的格子襯衫，袖子燙得很整齊，坐在那裡有點拘謹，手不知道該放哪裡。叫菜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，好像怕講錯什麼，怕被服務生看不起。

牛排上桌，父親切得很仔細，肉汁流出來，他用餐巾紙小心地擦掉。

「你以後不用像我。」父親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看他，眼睛盯著盤子裡的肉，

「你以後要往前走。」

往前走。

志遠記住了這句話。他往前走，走得很用力，走得很遠。進了竹科的外商，後來轉到臺北的顧問公司，做到了協理。他買了房，在信義區，夜裡窗外是一片分不清彼此的燈火，遠遠的，亮的，跟夜市的燈截然不同的亮。他交了女朋友，是同樣在顧問公司工作的，說話夾雜著英文，喜歡喝手沖咖啡。他的生活有出差、有英文的 E-mail、有玻璃帷幕的辦公室，有一種往前的速度感，像高鐵，像他每次回台南搭的那班車，窗外的景色往後飛，而他一直向前。

只是，回去的次數越來越少。一開始是一個月一次，後來是過年，後來是過年也可能因為工作缺席。有一次除夕，公司臨時有個專案要趕，志遠傳訊息說不回去了。父親回傳了一個「好」，後面跟著一個系統內建的微笑表情。志遠看著那個表情，心裡刺了一下，但滑鼠一點，繼續開會。

父親每次打電話來，都問同樣的幾件事：吃飽沒、工作怎樣、有沒有交女朋友。志遠每次都說沒事、很好、在找。掛掉電話之後，他會有幾秒鐘的沉默，看著窗外臺北的霓虹燈，然後繼續他的事。

他那時候不覺得有什麼不對。往前走，不是父親說的話嗎。

§

電話是去年冬至前兩天打來的。

是阿姑，不是父親。「你阿爸昨天倒下去，現在在成大醫院。」她的聲音很平，平得讓志遠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像是一潭死水，丟石頭下去都沒有漣漪。「中風，左邊那半身。醫生說送來得還算快，但是……你最好回來一趟。」

志遠在計程車上一路沒有說話。從松山機場到台南，他轉了高鐵，一個半小時。窗外同樣的景色往後飛，稻田、檳榔樹、低矮的透天厝，但這次他沒有感覺到那個向前的速度，只覺得很冷，冷到骨子裡去。他手裡握著手機，螢幕上是父親上個月傳來的最後一則訊息，是一張院子的照片，龍眼樹發了新芽，沒有文字。

父親躺在病床上，左手綁著點滴，臉有點歪，嘴角往下墜。說話的時候吃力，有些字出不來，像什麼東西卡在喉嚨裡，推不出去。志遠坐在床邊，握著父親的右手，那隻手很粗，像樹皮，掌心裡有厚厚的繭，那是握鍋鏟握了幾十年留下的。握起來有一種踏實的重量，但此刻它只是靜靜地放在那裡，

讓志遠握著，什麼都沒有說。

病房裡有其他病人，隔壁床的老人在咳嗽，機器滴滴作響。空氣裡是消毒水和歲月腐朽的氣味。志遠突然發現，他其實不認識躺在這張床上的男人。他認識的那個父親，是站在鐵板後面、背影寬大、油煙繚繞的。而不是這個瘦小的、需要人照顧的、連說話都費力的老人。

「無要緊。」父親費力地說，聲音沙的，像砂紙磨過桌面，「我自己……大概知影。這款人……倒落去，就是這款代誌。」

志遠想說什麼，喉嚨卻堵著。他想說對不起，想說我以後會常回來，想說其實我很愛你。但他只是點頭，一直點頭，眼睛看著父親臉上那條從嘴角往下走的紋路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，深的，像一條不知道往哪裡去的路。

§

復健是漫長的事。漫長到時間好像失去了意義。

出院之後，父親住回老家，由阿姑照料。志遠請了長假，留下來。公司那邊他說家裡有事，主管語氣不好看，但他不管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，只是覺得需要在。早上幫父親準備早餐，把稀飯煮得軟一點，切水果的時候切小塊，陪他去診所做復健，坐在旁邊看著那個和父親年紀差不多的治療師教他怎麼走路。

倒退走，是其中一個項目。

治療師說，中風後的患者練倒退走，可以啟動不同的神經迴路，訓練平衡感和協調性，而且倒退走的時候，腿部需要比正走更多的控制力，恢復的效果很好。志遠坐在一旁，聽著這些專業的話，看著父親在走廊上一步一步往後退。治療師在旁邊扶著，說「好，再來一步，腳跟先，對，就這樣」。

父親走得很慢。慢得讓人有點心疼，又說不清楚那個心疼從哪裡來。每一步都像是要跟地心引力對抗，腳抬起來，懸在半空中猶豫一下，再落下。他的眼神專注地看著後方，那是他即將要去的地方，也是他剛剛離開的地方。

那天下午，志遠送父親回家，把助行器放好。父親說他想在院子裡走一走，志遠說好，站在廊下看著。父親推著助行器，一步一步退出去，龍眼樹的影子在他腳邊移動，三月的陽光斜斜打下來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，也是倒著的，往志遠的方向延伸過來。

志遠就是在這個時候，突然想起了夜市。

§

想起父親在鐵板前面工作的樣子。

那個永遠的背影，永遠的倒退，從鐵板的這頭退到那頭，從蛋退到醬，從醬退到成品。以前志遠以為那是因為攤位太小，轉不過身。現在他才明白，那是父親的選擇。他面對著火，背對著世界，一生都在這樣的窄縫裡，往後退著，把好的東西送到前面去，讓別人拿走。客人拿走了蚵仔煎，兒子拿走了學費和生活費。父親什麼都沒拿走，除了那一身洗不掉的油煙味。

志遠突然覺得呼吸有點困難。

他站在廊下，看著父親在院子裡繼續他的三趟，一步一步，那個背影比三十年前更小了，更弱了，但是動作還是一樣，還是那個樣子，腳跟先著地，再是腳掌，重心移過去，再往後一步。倒退嚕。台語說倒退嚕，說出來的時候不是憤怒，是認了，是把苦嚥下去再繼續走的認了。

父親一輩子都在倒退嚕。

他的人生就是那個窄窄的攤位，就是那塊鐵板，就是在油煙和海味裡，一步一步往後退著，把兒子送出去，送到遠遠的、亮的、往前走的地方去。而兒子往前走的每一步，都是父親退出來的。從來都是。

志遠的眼睛開始刺痛。他低下頭，用手背壓了一下眼眶，深呼吸。院子裡，父親繼續走，助行器的腳踩在地磚上，發出輕輕的、篤篤篤的聲音，像一種非常緩慢的、非常誠實的心跳。那聲音就這樣敲著，敲在胸口上，敲在志遠那些還來不及說出口的話上面，敲出一個無法填補的空洞。

§

那天晚上，志遠打開父親房間的衣櫃，幫他整理換洗衣物。

老房子的衣櫃是檜木做的，打開門有一股陳年的木頭味，混著樟腦丸的氣息。衣櫃的最上層，壓著一個塑膠袋。他不知道是什麼，拿下來，打開——是一疊剪報。

都是他的。

高中模擬考得了全市第三名，地方報紙有一個小豆腐版面，父親剪下來了。邊緣剪得歪歪扭扭，但字都留住了。大學入學放榜，學校公告欄貼了名單，有人拍了照片投稿給副刊，父親也剪下來了。後來他在竹科得了一個青年工程師獎，得獎名單刊在工業雜誌上，父親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了那一期，把那一頁剪下來，疊進去。

每一張都用透明膠帶護貼著，仔細的，像護著什麼容易破的東西。有一張已經發黃，邊角微微脆了；有一張角落染了水痕，暈開成一圈淡淡的褐色，但字跡還在，清楚的。膠帶貼得很平整，沒有氣泡，看得出是戴著老花眼鏡，在檯燈下一張一張貼好的。最下面還有一張手寫的字條，是父親的字，歪歪的，國小學的那種，筆劃很粗，寫著：「志遠，阿爸的好底代。」

志遠蹲在衣櫃前面，地板涼涼的。那疊剪報攤在膝蓋上，很久很久，都沒有動。窗外有蟲叫，隔壁鄰居的電視聲隱約傳來。他用手指摸過那些字，透明膠帶有點黏手。

阿爸的好底代。好底代，台語，是驕傲的意思，是那種從心底滋生出來的、不需要對外人說的、只屬於自己的驕傲。父親大概說不出「驕傲」這個詞，那兩個字太文，太外顯，說出口倒像是炫耀。所以他只寫了「好底代」——他自己的說法，他的語言，他那種不曉得怎麼精確描繪感受、卻把一切埋在心底護著的方式。

父親從來沒有對他說過這六個字。

父親是那種不說的人。工作、賺錢、把孩子推到前面去，然後繼續退，

繼續倒退嚕，在那塊鐵板前面，一個人面對著火，背對著所有人，把驕傲疊在衣櫃最上層，用膠帶護著，不給任何人看。

志遠把臉埋進那疊剪報裡，聞到了舊紙張的味道，還有父親衣櫃裡特有的、淡淡的藥油味。他不知道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哭的，等他察覺，眼淚已經滴在塑膠袋上，暈開了一小塊濕痕。

§

第二天早上，父親又出去走。

這次志遠沒有站在廊下。他走出去，走到父親身後，跟著一起倒退走。他脫了鞋子，穿著襪子踩在地磚上，沒有推助行器，雙手垂著，一步一步，腳跟先著地，再是腳掌。

父親回過頭看了他一眼，沒說話。眼神裡有一點驚訝，然後慢慢化開，變成一種溫和的默許。

志遠也沒說話。

他們就這樣，一前一後，都倒著走，在三月的院子裡，龍眼樹的影子底下，一步一步，往同一個方向退去。退到圍牆邊了，父親慢慢轉個方向，繼續走，志遠跟著轉，繼續退。日光從樹葉間篩下來，落在父親那個往下垮的肩膀上，落在助行器鋁管的反光上，也落在志遠的腳背上，暖的。

「你知影倒退行是按怎？」父親突然開口，聲音還是沙的，但比昨天清楚一點。

「阿姑說復健用的。」志遠說。

「嘿，但是……」父親停了一下，似乎在找詞，呼吸有點喘，「但是，倒退走……看會著後面。看會著你走過來的所在。」

志遠的腳停了一下，又繼續退。

「正常走，攏看前面，」父親繼續說，眼睛看著志遠，「倒退走，才看會著後面退的人。」

後面退的人。

志遠沒有回答。他繼續走，繼續退，退著退著，眼眶又開始刺痛，但這次他沒有壓下去。他讓它刺痛著，讓院子裡的風吹過來，讓三月的光繼續落下來，讓自己跟著父親，一步一步，倒退嚕，往那個他們都來的地方，慢慢退回去。

§

後來志遠沒有立刻回臺北。

他多留了一個月，幫父親複診，陪他走路，早上煮稀飯，偶爾去夜市買兩份蚵仔煎回來。攤位換了人，是個年輕的越南新娘，手勢還不夠熟練。父親吃的時候說「現在甜辣醬換人做了，口味差一截」，志遠說你以前的比較好吃，父親笑了，笑得有點彘扭，像是不習慣被人這樣說，眼角的紋路全堆疊起來，深的，是那種只有長年對著火站的人才能長出來的紋路。

走的那天，父親送他到門口，推著助行器，站在那裡，還是那個樣子，

背有點弓，肩膀往下垮，但眼睛是清楚的。

「去啊，」父親說，「好好去。」

是從前送他去考試時說的同一句話。「去啊，好好考。」三十幾年過去，變成了「去啊，好好去」，但調子是一樣的，那種從背後輕輕推一把的、不多說的、台南的父親的語氣。

志遠提著行李轉過身，往前走了幾步，然後停下來。

他回頭看。

父親還站在那裡，站在鐵門口，陽光打在他身上，讓他看起來既小又踏實，像一棵已經老了但還沒有倒的樹。他沒有揮手，就只是站著，看著志遠。他的眼神沒有聚焦在志遠的臉上，而是看著志遠身後的路，確認那裡沒有車，沒有危險，確認兒子可以安全地往前走。

這一次，志遠是往前走的那個。

而他終於明白，父親倒退了一輩子，不是因為走不了前面的路，是因為他一直要確認，身後的人，還在不在。

高鐵上，志遠把手機放在桌上，沒有開信箱，沒有回訊息，就只是看著窗外。稻田、檳榔樹、低矮的透天厝，一一往後飛去。

窗玻璃微微顫著。他把臉稍稍靠近，看著那些景色一一往後飛走，一直看，看到視野的盡頭。